



思潮

神不存在?!

——哲學家李天命智鬥神學家韓那

編者按 今年九月三十日，中文大學校園舉行了一場難得一見的宗教辯論，題目為「相信神的存在是更合理嗎？」

由加拿大校園傳道會的巡迴講員韓那（Horner）對中文大學哲學系講師李天命博士。

所謂不是猛龍不過江，韓那自一九七四年開始，即替校園傳道會到世界各地的大學，與非基督徒的講師進行有關「神是否存在」的辯論，而且戰績彪炳（若非如此，傳道會亦不會花錢派他到處傳道！），而李天命博士則以善辯著稱，且是校內最受歡迎的哲學系講師。故此，這場辯論吸引了一千七百名中文大學師生出席，是中大罕見的「盛會」之一。兩位高手過招之後，由八百名出席者評分，結果認為韓那獲勝的有一百九十人，認為李天命獲勝的有三百八十人，另有一百四十人認為兩人打成平手。

為饗讀者，我們將該次辯論的精彩內容刊載如下。並向整理辯論會錄音帶的香港學園傳道會致謝。★

一、支持神存在的論點

韓那 我願意在開始的時候，多謝香港的學園傳道會邀請我參加這次辯論會。我能與李博士這樣知名的學者辯論，是莫大的榮幸。我肯定你們再不會聽到比這個更有說服力的論證：「相信神的存在比較不合理。」我將盡力維護這一論點：「相信神的存在比較合理。」

李博士曾告訴我，無神論並不是他的立場，故此，縱使他得勝，他極其量只能得到「我不知道神是否存在」的結論，而非「神不存在」。

同時，李博士若要取得勝利，他必須要在除了神能解釋我所提出的現象以外，還有另一個更合情理的解釋。否則，相信神的存在仍是比較合理的。

如果你們決定自己是不會接受「神存在」這個結論，你們便會找到一些方法來否定我的論點，而這些論點若不是用作辯證神的存在，你們通常會接受的。我想向那些認為自己是誠實的詢問者，誠實尋找真理的人說話。

事實上，支持神的存在的好論點並不缺乏。最近，哲學家 Alvin Plantinga

與一位出色的思想家辯論時，提出至少兩打論點支持神的存在。由於時間所限，我只提出三、四大點，若時間許可，我會再提多兩項小點。

從道德原則到神的存在

第一、神是對客觀道德價值的存在之最好解釋。

在整個歷史中，任何地方的人都有一個基本的道德意識，某些事是對的，某些事是錯的。他們對何謂對錯有不同意見，但卻有一個共識，就是世界上有客觀的道德原則。

但如果神不存在，這個共識一定是一個幻覺。因為若神不存在，對錯便無絕對的標準。在一個沒有神的世界，誰有權說何人的價值觀是對和錯？道德上的判斷是相對的，主觀的，只不過是個人品味的表達而已。道德的標準或許是社會上的協議，以助人類共同生活。無論如何，這些都不是客觀的有約束力的

道德規條。一個純自然論的宇宙只是包含了空間、時間、物質和能量，對道德是漠不關心的。分子不會有道德的！原子不會有行為標準的！

如果神不存在，人類只不過是巧合中的意外，在迷失於宇宙中的一點塵埃——地球上，逐漸進化而成的，但亦會個別地、集體地一起面對滅亡。

客觀的道德原則則是存在的，我們亦深深知道這事實。說說沒有絕對道德原則很容易，但真正生活得好像沒有道德標準却非常艱難。不論我們說自己相信甚麼，但我們期望其他人怎樣對待我們，便反映出我們實在相信有客觀的道德標準。下面一個真實的故事便有力地表明這一點。一個年輕的哲學系學生寫了一篇論文，辯證無客觀或絕對道德的原則存在，以所作之研究工夫、學術程度、註腳、論證等來判斷，大部分人會同意這是一篇A級的論文，但教授在論文上寫了：「F」及「我不喜歡藍色的封面」等字。當這個學生收到論文後，盛怒地衝入教授的辦公室說：「這是不公平的，這是不公正的，你不應該以我論文封面的顏色來給予成績，你應該以我論文的内容來評分。」

教授問：「這篇論文是否在辯證無客觀的道德原則存在，就如公平、公正、一切的事物只不過是個人主觀的喜好憎惡？」

「正是這樣。」

「好呵……我不喜歡藍色的封面，你的成績仍然是F。」

這個青年人的面色立刻變了，他突然明白到，他實在相信有客觀的道德原則存在，就如公平、公正。當他學到了這功課，教授也將他的成績由「F」改為「A」。

我還能提出很多其他例子，指出你們實在相信客觀的道德價值。以種族隔離政策為例。若我問別人種族隔離政策是否錯的，他們會回答，這是錯的，南非白人不應這樣對待南非黑人，我會說我都同意，我又問他們是否認為南非白人應有同樣的看法，他們會說是的，不單止我認為這是錯的，南非白人也應該認為這是錯的，當他們如此說，便承認了每一個人都應該依從一些客觀的道德原則。同樣，虐待兒童、納粹德國對猶太囚犯進行的醫學實驗、忽視飢餓中的埃塞俄比亞人，我們認為這些行為是錯的，而每一個人都會認為這是錯的。我們對這些事的感受並不是出於個人品味，而是我們深深地感受到一些非常不道德的事正在發生。當我們對自己誠實，我們並不是相信相對的行為標準，而是相信一些人人都應該遵守的客觀道德標準。

但如果神不存在，在這個巧合的宇宙中，在只有空間、時間、物質和能量

中，有甚麼可客觀地支持及合理地解釋這些道德原則呢？

因為客觀的道德原則確實存在，而我們又知道，若果沒有神，這些原則不可能存在，所以邏輯地帶出神是存在的。這是第一個理由，我認為相信神的存在是比較合理的。

從宇宙起源到神的存在

第二，神是對宇宙的開始之最好解釋。

無神論者常常宣稱這個宇宙是永恆的，即是宇宙一直是存在的，過去發生事件的數目是無限的。但這是不合理的！我想給你們幾個論點，支持宇宙是一個開始的。

首先，根據熱力學第二定律，如果宇宙已存在一段無窮無盡的時間，它應已到達一個平衡狀態。在宇宙中，所有分子、粒子應該會平均地分布，宇宙中應沒有銀河，沒有星系或星球，而只是一個冰冷、黑暗、沒運動、死的宇宙。無神論者不能說：「還沒有足夠時間。」因為他宣稱一段無限的時間已經過去了。由於平衡的狀態迄今仍未出現，所以宇宙不可能已存在一段無窮無盡的時間，它一定是有個開始的。

另一個支持宇宙是有一個開始的論點是，數學家承認在現實世界中，無限的事件數目是不能存在的。如果過去正如無神論者所相信的，是沒有開始的，那麼真實無限的事件數目便存在了。數學家並不是說有潛能的無限之事件數目不能存在，而是說在現實世界中，一個完全的組合（即組合中不再增加任何事件）是沒有可能有着無限的事件數目在當中。

現在，無神論者願意我們相信宇宙是沒有開始的，但這却是無稽的，由這一刻以前的過去，是一個完全的組合，一個組合既是完全的，又怎樣會有無限的事件數目呢？如果一個組合是完全的，組合中的事件數目便是一些有限的數目，或許是很大的數目，但仍然是一個有限的數目。既然過去事件的數目不能是無限的，這宇宙便一定有一個開始了。

由另一個角度來看，你們不能數至無限的，你們根本無法去到無限，同樣，你們亦不能從無限起數，因為無限是沒有第一個事件，你們根本無從開始。你們會由那一個數字開始數起？你們所選的任何數字都一定是有限的數字。但你們如何能有一個無開始的連串事件呢？在一連串事件中，每一點時間發生一件事，若這順序根本無從開始，它亦明顯地不存在。但這正是無神論者宣稱這

是存在的，他說過去發生事件的數目是無限的。這正似人嘗試由無底深淵跳出來，根本無底可借力跳起來。因此，若時間的順序根本沒有開始，就不會有今日，但明顯地我們都生活在今天之中！所以，我們再一次看到，這宇宙不是已經常常存在，而過去順序發生事件是有限的，即是宇宙是有一個開始的！

天文學和天文物理學的發現，在實驗上更大大地肯定了這個結論。我們的宇宙正在向著所有的方向擴張，就如吹漲汽球一樣。如果你們將整個過程如電影般倒後，你們便回到一點，約於二百億年前，宇宙便在這一次爆炸開始了，我們稱之為「大爆炸」，根據「大爆炸」的標準模式，空間、時間、物質和能量便在這環境中被創造成的。因此，「大爆炸」的模式要求宇宙有一個開始。因此，我們有四個很好的論點，支持著這宇宙是有一個開始的。現在，一個很明顯的問題出現了，「宇宙是從何而來的？」是從無有中突然存在，抑或是被創造出來，那一個看法是更可信呢？事物不能無緣無故從無有中產生，或更好的說法是：「任何事物開始存在，一定有一個原因使它出現。」所以，我們便邏輯地推論到，宇宙一定有一個原因使之存在。因為在大爆炸中，空間、時間、事物和能量形成了，所以在爆炸背後存在的原因，一定是一個無時間性、不改變的、無物質的、永恆的、沒因由的存在，祂創造了這個宇宙。這是第二個理由，為何我認為有神存在比無神存在更可信。

從宇宙結構到神的存在

第三，宇宙最初期的條件是最適合生命存在，而神是對這事實的最好解釋。

天文物理學發現，這大爆炸似乎是難以置信地被調校到宇宙能夠維持人類的生命。如果宇宙初期的條件稍有些微不同，生命是永不能出現或維持下去的。例如在細胞核中維繫著質子和中子的引力，若減少百分之二，就會毀滅一切對生命非常重要的細胞核，若增強百分之二，就會阻礙質子的形成，那麼便沒有物質了。

若果宇宙的擴張速度慢了一百萬分之一，宇宙便會很早崩潰了。若擴張速度快了一百萬分之一，銀河和星球便不能形成。

至於電子的度數有些微改變，也會阻礙任何化學作用。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而重點就是：宇宙顯然是在很狹窄的限制下被建造成的，以致人類能居住其中；換言之，宇宙是精心設計出來的東西，藉此支持的。

生命，而設計者就是神。這便是我認為相信神存在是更合理的第三個原因。因時間關係，我會跳過第四個論點，而提出第五、第六兩個小論點。

從感官理性到神的存在

第五，論到為何我們對自己感官和理性的能力那麼信任，神是最好的解釋。

如果我們的理性只是巧合中的突變和物競天擇的結果，為何我們應該信賴理性來接觸現實世界？為何我們應該相信，我們所思想到的會有機會是真實的？惟有感官和理性的能力，是由一個充滿智慧的思想所形成，來幫助我們準確地獲知這世界的資料，我們才應該信賴自己感官和理性的能力。

從耶穌復活到神的存在

第六，神是對耶穌基督的生平、死亡和復活的最好解釋。

耶穌明白到自己是神。祂預言自己會復活。我們有四份資料，指出耶穌死後第三日，祂的墳墓是空了，並指出耶穌曾向不同數目的羣衆，不同類型的人，以身體肉體向他們出現。還有門徒的生命轉變，基督徒信仰的開始等等，若耶穌沒有真正復活，是無法解釋上述事實的。復活肯定了耶穌的宣告：「我是神」。這便是第六個原因，我為何相信神存在是更合理的。

將這些論點集合起來，便說明神是沒有時間限制、沒有改變、永恆、非物質、充滿智慧和善良的。

我需要在此聲明，我們今日在此參與，不是一場無價值不重要的遊戲，或是一次理智的操練這般簡單，因為這個問題帶到個人的層面時，便不單是理智上同意神的存在。真正的問題在於我們能個人地親身地認識神。辯論只能帶領我們至相信有關於神的事情，而在存在的層面上，真正的問題是我們信神嗎？這份相信是帶著倚靠的意識。

我同意法國哲學家 and 數學家 Blaise Pascal 的話：「神已經給予我們充足的清楚的證據，來說服那些有坦誠的心和思想的人，但對那些心和思想是封閉的人，證據也會變得模糊不清，以致不能迫使他們信服。」

你們是在那一類型中？坦誠抑或封閉？在聖經中，神告訴我祂的存在是顯而易見的，以致我們沒有藉口推搪。但我們每一個人却抑制着這份知識，以致神好像一個愛人般，吸引我們歸向祂。神在歷史上已經做了，就是透過基督在

十字架上，為到我們頑固任性、偏行己路、背向祂的態度而死了。現在每一天神透過祂的聖靈在我們個人身上工作，懇求我們歸向祂。神說，如果我們以一個坦誠開放的心來尋找祂，我們必定找到祂；如果我們敲門，門就會打開。所以我毫不介意地鼓勵你們，細心想想我剛才講到的，停下來查詢一下，你們是否真正以坦誠開放的心和思想來尋找神，或是你們繼續在抑制着對神的知識，因着你們不願意這是真的，因為你們願意把持着獨立自主的生活。

我知道神存在，因為我身為大學二年級時，神抓着我的生命，而祂從未離棄我。當我對神的靈之懇求作出回應，將我的倚靠放在耶穌基督時，我經驗到一個靈性上的重生。我個人親身地認識到神，我發現自己跳入一個以前永不會夢想到的存在層面。若你們願意以坦誠開放的思想和心去尋找神，你同樣能夠發掘經驗到這個存在層面的。

現在，我願意簡單地講述我遺漏了的第四點，因為我還有少許時間。

從生命起源到神的存在

第四個論點就是，神是對地球上的生命和理智的存在的最好解釋。

事實上，對混沌初開的生命如何在化學上進化的一切理論，已經崩潰。根本無地質學上的證據支持地球存在過混沌狀態；也沒有化學的基礎顯示當日的有機化合物的濃度，是大大超過今日濃度稀薄的海洋。並且，顯現沒有足夠的時間讓生命形成，因為根據化學理論，若在氧氣存在的大氣中，生命是不能開始的。但科學家却正在發現到，氧氣顯然很早便存在於大氣中，換句話說，最多只有數百萬年容許生命去形成的。

不過，兩位無神論的進化論者兼科學家 Barrow 和 Tipler，剛剛寫成一本巨著，指出進化論者已達到一致的意見，認為有理智生命的進化似乎不可相信。

多謝。

二、撥開迷霧免遭誤導

李天命 我很高興今次有機會在此與 Horner 先生作一次意見交流。我心目中只是意見的交流，但有些同學以為是「決鬥」。其實，當我接受此邀請時，我心中有些顧忌。我的顧忌並不是我擔心對手可能太強，我素來不担心這些問題。如果是太弱的對手，我根本不會和他辯論。例如假若我遇見一個啞巴

或一個中大同學，剛在診所脫牙，用手掩口，在這情況下，我根本不會與他辯論。其實，我最欣賞的，我記得的，就是在日本真實的武俠歷史記載中，佐再木小次郎和公管武狀的一次決鬥，佐再木小次郎是日本名滿天下的劍客，他在日本到處巡迴，向人挑戰，所向無敵。後來他遇上公管武狀，而公管武狀是日本歷史上最偉大的劍客，他被尊稱為「劍聖」。而在這次決鬥中，我並不是暗示 Horner 先生是小次郎，小次郎死在公管武狀的劍下。我極之欣賞這樣的決鬥，因為小次郎的死是很美的死。作為一個劍客，最滑稽的死莫如在洗澡中踏着肥皂跌死。但如果他能死在公管武狀的手下，這是一件很可貴的事情。我提及這件事的用意何在呢？我是要表明我一點也不顧慮對手可能太強。其實，我所顧慮的是今天的題目是一個很敏感的題目，尤其是我知道在座有很多基督徒同學，而我平時的講話方式比較尖銳、鋒利，若說得難聽一點，可算是尖酸刻薄，我所顧慮的就是我會不小心地用尖銳刻薄的說話，傷害了很多人的感情。就算我說了那些話遲一時之快，但身為基督徒的同學認為我是反方，他們對我所說的聽不入耳，雖然我能遲一時之快，但對我來說却毫無好處。所以我一直在提醒自已，今次的辯論必須用低調、平靜的方式來處理，而不是在平時的辯論會以激昂的表情及流利的談吐來表達自己。我並不是以我現在所用的方法訓練中大辯論隊的，因為辯論比賽往往是要贏取積分及獎狀，但今次我却是在誠心的交換意見。

無論如何，由於我是反方，因此有些同學從開頭就認為我是站在魔鬼的位置。他們認為我是魔鬼，我知道有很多人並不介意別人認為他有魔力的。但很多人都曾介意別人說他是魔鬼。因此我要鄭重地聲明，我並不是魔鬼。相信魔鬼大概也會希望上帝並不存在，但我從來沒有希望上帝不存在。我站在辯論台上的目的，也不是去說服任何人上帝並不存在。我沒有這樣的企圖。且就我今天需要防守（defend）的辯題，我亦不需要論證上帝不存在。我只需論證正方之立論並不成立。反方角色是駁斥正方。正方的立論是「上帝存在的信念較上帝不存在這信念合理」。我們的大題目是上帝存在嗎？我與 Horner 先生取得同意，這只是廣告的方式，較簡單。實際辯論的題目是「有神論是否較無神論合理？」所謂「合理」，並非單一意思。有時所謂合理，是指價值判斷中之合理與否，有時所謂合理，是指邏輯上的合理與否。今天，是指邏輯上的合理與不合理。至於上帝或神，其實有很多意思。如果辯論時候大家不取得對字眼的一致協議，會變得「雞同鴨講」。當然，如果有得選擇，我情願做鴨。「上

「上帝」此字有很多意思，引伸得最遠，有時甚至會說：「你是我的靈魂，我的上帝。」如果在這意思之下，當然在這時候，神存在，且我是多神論者。但為尊重對方起見，我是順着他的用法。他心目中所謂的上帝是指基督教正統教義之下的上帝，亦是包括無所不能、無所不在諸如此類的屬性。

好了，我們確定這問題之後，我們想要指出有神論並非合理過無神論。

虛假的解釋不堪一擊

我希望各位教徒請勿介意，就算我的立論能成立，事實上我知道是成立的，我並不是證明沒有上帝；我只是說究竟有神論和無神論不能在理性範圍內去證明那一個較為合理，而我要說的是「不能夠」。這是信仰的問題，我們不能在理性上找到更強的證據去證明那一個較合理。Horner 先生認為他能夠，而剛才他表示他怎樣能夠。於是他提出很多個講法，譬如他分開很多點，但歸根究底，他要講的是怎樣的呢？Horner 先生用了二十分鐘，他講的整個論證，結構的怎樣的呢？他從某些現象出發：「噫！有這些現象，所以上帝存在，因為只能用上帝去說明，去解釋這些現象。」所以他很多時候，這是一個解釋（explanation），我們用上帝去解釋，這是一個較佳的解釋。Horner 先生所講的現象，究竟是否存在呢？就算有（是否有也說不定），是否就能用上帝來解釋呢？這是問題最關鍵的地方，因為所謂「解釋」，究竟是什麼意思？我們不能說——我講了一些東西。為什麼這樣呢？因為上帝。只說出「因為」便稱為解釋嗎？假如這樣，為什麼唐明皇這麼喜歡楊貴妃而不喜歡安祿山？如果我說，因為楊貴妃是楊貴妃嘛。如果楊貴妃不是楊貴妃而是安祿山，唐明皇便不會喜歡他了。這解釋看似解釋，實質沒有解釋什麼，是虛假的解釋。Horner 先生的解釋是用上帝作解釋。怎樣算是用上帝作解釋？譬如說，有些事情發生，因為是上帝的旨意，這看似是上帝的解釋，其實是我們稱為虛假、偽識的解釋。如果我說：「昨天為什麼下雨？」我們有科學上的解釋。如果用上帝來解釋，因為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令昨天下雨。但明天會否下雨？不知道！如果明天不下雨，我會說，又因為上帝的旨意令明天不下雨，這樣的解釋是「馬後炮」的解釋。而 Horner 先生用來解釋的，便是上帝。但用上帝來解釋這些現象是虛假的解釋。

以 Horner 先生剛才提及的某些經驗為例，他說讀大學時有某些經驗，他為什麼有這些經驗？他說因上帝存在——這是在宗教上一極流行的論證，叫做

訴諸宗教經驗的論證。是否他真有這些經驗呢？我相信他有。但是否從這些經驗便能證明有上帝呢？我認為不能夠。

為什麼不能夠呢？一個人有某些特殊的經驗，這個不是表示就是上帝存在。如果這樣便能證明上帝存在或論證上帝存在的概然性是高於上帝不存在的概然性；如果能夠這樣，精神病患者或一個白痴也可以說，我有些很奇怪的經驗，我這些經驗就是我常覺得在我背後有隻無形的東西跟着我。如果你碰到一個白痴這樣說，你發覺你的宗教經驗的論證不能強過這白痴的論證呢？是不夠的。就算我們撇開白痴不說，只集中說教徒，如果另外有些宗教的教徒，他也說他有某些宗教的經驗，不過他的宗教經驗是這樣的：根據他的宗教經驗，他認為他的上帝存在而你所說的上帝並不存在。若然如此，在理性上，你的宗教經驗的論證和他的宗教經驗的論證誰較強呢？根本無所謂誰較強。最重要的是，當我們用上帝去解釋某些現象的時候，究竟所謂「上帝」是什麼意思。剛才我們已說是依照基督教正統教義，就是依這意思，也不代表意思已清楚。我的意思是——不表示上帝這字眼在正統基督教教義之下已足夠清楚，因為根據正統基督教教義，所謂上帝是包括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無所不知諸如此類的性質。

無所不能的說法暗含矛盾

什麼叫做無所不在？無所不在是什麼意思，是否包括在味之內，在我的耳朵及大腸之內，是不是這意思呢？我不知道！

無所不能是什麼意思，如果說上帝是無所不能的，我們有一個問題，上帝有沒有辦法造一塊連他自己也不能舉起的石頭。如果祂做不到，那麼不是無所不能；如果做到，也不是無所不能；因為做到之後，祂却不能舉起這石頭，這一點，是顯示有些講話，如無所不能的講話，意思很清楚，但暗含矛盾，這概念是暗中含有矛盾的。有時，有些矛盾很明顯。譬如說，今次辯論之前，我向上帝祈禱。我說：「上帝啊！賜給我智慧，令我能有真正、合理、充分的證據去證明你不存在。我這樣的祈禱，祈禱內容本身矛盾極明顯。有時，矛盾並不明顯。（對不起，我需要問問計時那位，我是兩節連在一起，應該有半小時。）

剛才我說到有些矛盾是明顯的，但有些矛盾並不明顯，你不容易看出他的矛盾，要分析一下才看出那些矛盾。譬如上星期，我每一晚都看 twilight zone，你知不知道電視中的「迷離境界」，由星期一做到星期五。有一齣戲

是說到捉到一小神仙然後你可以許三個願，每個願都可實現。現在假設我這樣說（電影不曉得這樣想，是我想出來的）。假設甲乙丙三人，那個小仙人對他們說，我現在給你每人許一個願，無論你想什麼都可以實現。甲說，我的願望是我能有一清麗脫俗的女朋友。乙的願望，乙是個「基佬」，我的願望是甲是我的女朋友。丙，丙是虐待狂，他說：我的願望是甲和乙的願望都不能實現。我剛才說我所設想的情況是想顯示什麼呢？是顯示我們剛才說，你們每人都可以有一個願望，這些說法看似沒有問題，經分析便發覺原來其中含有矛盾。

同樣地，無所不能這概念便會有剛才我說的那樣矛盾，上帝能不能做到一塊連他自己也不能舉起的大石？如果上帝這概念本身我們仍未能搞得清楚，如果我們發覺上帝這概念是暗含矛盾。至低限度是依照正統教義下的上帝，亦即是說依照 Horner 先生所講的上帝，這上帝概念亦暗含矛盾，這樣的觀念去解釋什麼現象，這樣的解釋根本無力。Horner 先生的整個構想，便是某些現象存在，假定我同意，但結論是有上帝存在，我不同意。就算我一路順着他論證的方式，他其實仍需論證其實上帝存在是合理過上帝不存在。而我並非要論證上帝不存在是較上帝存在合理。我只是說我們沒有充分的證據去證明上帝存在是較上帝不存在為合理。

必須區分理性與信仰

好了，上帝是否存在這個問題如果不能在理性範圍找出一個較合理的解釋，這時我們該怎麼辦呢？其實不需要怎麼辦。因為根本照我看，上帝存在或不存在，是信仰的問題，而非理性問題。這是 faith，不是理性問題。譬如說，一等于二，或物理學、數學中的理論，我們根本不需要說「信仰」。我們上數學堂的時候，我們什麼時候聽過老師說：我希望大家有很強的信心，有 faith，有信仰，對一加一有信仰；不需要，為什麼不需要呢？就是因為一加一等于二很合理。但有些不能用理性證據去證明它為真；但同時亦不能用理性證據去證明它為假；這些論點和看法才會屬於信仰的範圍。我並非排斥信仰，我只是要澄清我們不要把理性和信仰混淆起來。

我覺得 Horner 先生的講法背後的毛病在那裏呢？他就是把一個原本屬於信仰的問題和理性問題相混淆。他以為能用理性方式去證明信仰，其實不能。如果能夠的話，很早的時候，大家已相信神的存在。譬如上帝存在與不存在這個問題，爭論了這麼久；但一加一等于二沒有爭論，不需要爭論，對嗎？為什麼

？這就是理性和信仰的分別。如果我們能分清理性和信仰的分別，那我們自己便不會自尋煩惱，可以保存自己純粹的信仰。但如果混淆了理性和信仰的分別，這種做法其實是自尋煩惱，作繭自縛。我相信有不少信徒在與他人爭論問題時發覺自己在一種很尷尬的處境，在困境中。為什麼？便是因為將兩者混淆起來。將理性和信仰混淆之後，以為自己的信仰在理性上優越他人的信仰，這種態度十分危險。會導致一個好像真理在手，好像自己是真理使者的態度。歷史上許多宗教戰爭，宗教迫害，皆因把理性和信仰混淆起來。

雖然，今日我站在這裏角色是要駁倒正方，但其實我心中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要傳達我剛剛說的那個信息：不要把理性和信仰混淆起來。如果能夠清楚的把剛才所言的信息傳達出來，令大家明白，就算在座各位一致認為我今次沒有在辯論中取得勝利，即使如此，我亦覺得無關重要。但是，如果我不能把剛才所講的信息清清楚楚的向大家表達出來，如果我不能，就算在座各位，包括 Horner 先生在內，都一致認為我勝出幾個「馬位」，就算如此，我都覺得今次辯論對我而言是個很大的失敗。

多謝各位！

蔡棉（主席） 我剛才開場的時候，忘記說李博士是開場與交辯時間連在一起。現在請 Horner 先生進行反辯。

三、倒下來的是稻草人

韓那 我開始時，提出六個論證支持神的存在，但我却聽不到對這六個論證的任何反駁。若果李博士能够反駁到我的論證，他便可下「不相信神的存在是更合理的」之結論。但他却没有反駁我提出的任何論證。

我第一個論證是，神是對客觀道德價值的存在之最好解釋，李博士並沒有處理到這一點，所以它仍是成立的。我第二個論證是，神是對宇宙的開始之最好解釋，任何事物開始去存在，一定有一個原因使它出現的，宇宙是有一個開始的，因此，宇宙一定有一個原因使之存在的，李博士並沒有對我的第一、二項論證和結論有任何反駁。第三個論證是，宇宙最初期的環境條件，剛好是最適合容許生命去存在於這宇宙中，神是對此最好的解釋，李博士再一次沒有反駁這個論證。我又談到，神是對在地球上，生命的始源之最好解釋，我們再一次沒有聽到對這一辯證任何的反駁。我說到神是最好的解釋，為何我們對自己

理性能力的信靠，而我們再一次聽不到對此辯證任何的反駁。神是對耶穌的復活之最好解釋，我們亦聽不到對此辯證之任何嘗試性的反駁。

我發覺李博士不是在反駁我的個別論證，而是集中注意力於信心和理性上。我需要指出，李博士對究竟甚麼是信心和理智，基本上有誤解；他說我們不應將兩者混合，但我想大家要明白，每一個人，包括李博士在內，在每天生活中，都將信心和理智混在一起。若不將信心理智混合，你們便不能成為科學家。很少我們知道的事情是有完全把握的，除了數學上的公理，和我現在覺得很痛之外，很少事情我們是有完全把握肯定的，所有知識，包括我們每一天的信念，例如：

澳洲是位於亞洲南面的一塊陸地，科學的信念全是基於或然率的。我們知道這些事情有很大可能是真確的，是合理的。但你們卻沒有絕對把握，當你們坐在椅子上，它會支持到你們身子的重量，你們需要一定程度的信心，或許是很少的信心，因為過去的證據是，當你們坐在椅子上，它會支持到你們的重量，所以今次這張椅是應該合理地，有很高機會托住你們，但你們始終需要行上信心的一步。明天太陽會昇起來，這不是絕對肯定的，當然，我相信，你們也相信，因為這是極有可能的，按我們所知，有史以來每天都是如此發生的，所以明天是有很大可能再一次發生。我們不是完全肯定地知道，拿破崙戰敗於滑鐵盧，我們的相信是基於見證，所有的科學都是基於歸納法的原則和或然率。

我非常驚訝一位哲學系講師會說我們不需信心的，我們不必將信心理性二者混合的，我們每天都將運用信心於我們每天的信念和科學上。在我的以上辯證中，從沒有說到信心，我並沒有有如李博士所暗示的，混淆了信心與理性。我說到有關邏輯和理性，我從沒有說到你們要憑信心盲目的跳入去，反之，我提出證據，指出神存在的假說，是對六種不同現象的最好解釋。如果與其他的解釋比較下，這是最好的解釋，這樣得到相信神存在的結論，是合邏輯的，是合理的。在科學上也是如此，當一個假設比其他假設更好，我們便相信它是真的。這樣使用信心並不與我們每一天的信念和科學有何不同。我使用理性，理性帶我們至某一程度的可能性，跟着是踏出信心的一步，不是憑信心盲目的一跳，而是踏出信心的一步，來得出「神是對這些現象的最好解釋」。

若我是正確地明白，李博士的另一個重點，是何謂解釋，我有些困難明白他這重點，他說人問為何會下雨或不下雨，回答是因為這是神的旨意，在當中帶着循環的辯證，我相信他的例子是正確的，這可能是循環的辯證。但這只

是他作出來的諷刺描寫，這並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信仰，也與我提出的論點無關。他豎起一個稻草人，跟着將它擊倒，便說他擊倒了我的論證。我並沒有說因著神的旨意才下雨，這與我的論證無關。

李博士說到神的觀念並不清楚。他說到無所不能，我一定要說我是十分訝異，我沒有不尊重之意，但作為一個哲學家，我十分訝異李博士用這一個例子，就是神能否造出一塊舉不起的石頭，我從未認識過一個近代的哲學家，不論他是或不是無神論者，會用這一個例子來反駁神的存在。每一個我曾與他談論或辯論的無神論者，都承認神不能做一些邏輯上不可能的事，所以這一個無稽的例子，就如再一次建立一個稻草人、一個諷刺的描述，跟着將之擊倒，但他却不是擊倒基督徒信仰。他只不過斷言、主張說，無所不能這觀念是有矛盾的，他沒有指出如何地有所矛盾，他並沒有提出任何論證，以供我們分析他的說話是否正確。他只是斷言說無所不能是矛盾的，但若沒有論證提出，我們怎能反駁呢？我也可以斷言相反的說話。

他提到小神仙與三個人要求不同的事，當然這例子是矛盾的，但這又是與基督徒信仰的神無關的。

他提到壟斷真理的危險，我認為所有的科學和我們的研究都是在尋找真理，當我們不肯定一些事情時，我們需要謙卑，我們不能傲慢到自以為擁有所有真理。但當我們發現了一些有極大可能是真的事時，我們都會說我相信這是真的，我知道這是確實的。在科學上如此，李博士在哲學上也是如此尋找真理，李博士會說剛才站在這兒，講了三十分鐘的說話是正確的，他不會說這或許是真的，或許是假的，他說他所講的是真理。我身為基督徒，並沒有嘗試壟斷真理，為了真理而傲慢。反之，我身為基督徒，是承認自己乃是一個乞丐，我已經發現了真理，並不是因為我本身有甚麼好處，或我很有理智，或我很有智慧，而是神已經啟示了一些真理，我亦明白了，並且這真理更新了我的生命。這亦帶到李博士所提到的另一點，他說我用宗教經驗，作為神的存在之證明。但我並沒有啊！在我所提出的六點辯證之內，我沒有用過宗教經驗。我在最後提及自己的宗教經驗，乃是肯定了我的宗教經驗和客觀的證據是一致的。若我說神存在，我信靠神，而沒有任何事發生，你們會認為這是反對神存在的證據。我同意就單單以宗教經驗，是不能證明神存在的，但宗教經驗與客觀的證據一致時，這便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支持和肯定了。有些人宣稱自己有其他人的宗教經驗，而且宣稱這是出於神的，並不證明他們的經驗是正確的，而其他人

是錯的，反而是要我們評估人們對宗教經驗的宣告，與客觀的真理是否一致。而我提出了六點客觀的真理，讓你們來評估我的宗教經驗。

李博士提到，主要問題是「是否合乎邏輯」，某程度上這是真的，我們今日所討論邏輯上的主題是：「相信神存在是否合理？」但我想再重複一次，問題不單止是否合乎邏輯而已，我探訪不同的大學，不是為了玩玩邏輯上的遊戲。如果事實上神的確存在，而相信這事實是合理的，那麼這也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個人的事情，我們每一個人要決定是否在自己的生命中去信靠這個神。

多謝！

蔡棉 時間過得很快，兩位講者先後講了他的講辭和反駁，現在輪到colog remark 的時間，每人有十分鐘的時間，先請李天命博士。

四、對準死穴一刀了結

李天命 今次的辯論次序形式就是正方講一、三、五節。反方講二、四節。有些與我熟絡的同學在事前對我說，你這樣很「蝕底」，因為講最後一句話總是非常着數，在心理效果上。但我不同意，我並非這樣看。第一，事實上正方和反方所用的時間一樣，是正方把他分開一、三、五節。而我反方是第二、四節，這形式是主辦方面和 Horner 先生提議，我毫不猶豫的接受。因為我覺得在時間上大家相等，基本上都是公平的。第二，誰講最末一句說話，雖然在心理效果上非常重要。但對於我，我不認為這會構成什麼問題。第三，Horner 先生是主辦機構的一分子，由他來說今次辯論的最末一句話是很合理、合規矩的。

但無論如何，我仍想提醒大家，就是要自覺地去消除平時人的一些心理弱點。就是有時我們有很好的記性，三年前有人欠我們兩塊錢我們也記得。但有時却記性很壞，三分鐘前人所說的話我們也不記得。而我是沒有機會說最末的一句話，我希望大家都能記着我說的話，亦即是說，究竟我說完之後，再下一個回覆是否真的能回覆呢？我們不能只聽到一些聲音便像已聽到回覆；而是，是否真能回覆呢？我覺得今次辯論有些像，我不是說「是」，而是「有些似」。剛才 Horner 先生的答覆，令我想起平時有些人爭論問題，我不習慣這樣爭辯——他們不聽對方所講，對方講什麼，他們不知道，自己在養神，休養生息，儲氣，窺準對方要換一口氣，或吞一啖口水，就乘虛而入，便立刻接着來說

，搶着來說。而這時，對方也窺伺着，不聽我們說什麼，等我們吞口水或交換一口氣時接着來說。這樣的爭論，沒有什麼有益有建設性的結果。

上帝的意思含混不清

剛才 Horner 先生說我沒有回覆他在開始所說的那些 argument、論證。但他可能不明白一點，譬如說，一個高手與一羣人爭鬥，他不需要逐個「刺」死，他一刀「刺」死，全部「刺」死。因為 Horner 先生每一個 argument 都是：由於這樣這樣，就上帝可以作解釋；第二個 argument，由於這樣這樣，就上帝可以作解釋；第三個 argument，由於……。每一個論證，都牽涉到上帝這個概念，但我正是去 challenge，去挑戰這個概念，亦即是他每一個論證所牽涉到的根本概念。我一刀……。因為我們不需要這麼煩氣，每個論證去回覆。因為我只需要指出他每一個論證的共同弱點，然後再逐點來說，這是冗贅，是多餘，是嗎？而我指出的弱點就是他所說的上帝，意思根本不清楚，甚至有隱藏的矛盾，就算沒有矛盾，就算 Horner 先生堅持沒有矛盾，而我說，有矛盾，這個情況怎樣呢？就是說，一方面說有矛盾，一方面說沒有矛盾，這表示這個概念仍有嫌疑，是未確定的。在這充滿疑點，未確定的情況下，就用此概念，當它已經很清楚，用它在論證之中，用在很多論證之中，然後說對方沒有逐一回覆他的論證，這是 unfair，是不公平。我希望 Horner 先生知道一點，就是他從開頭到現在，一直沒有分析，釐清他所謂的上帝是什麼意思。是我盡量去瞭解他的意思，而由於我知道他的 position，他的立場，所以我通過正統基督教的教義去瞭解這個意思。而根據我瞭解，這個正統講法的意思本身又不清楚。如果我們並沒有不好記性的時候，我們會記得 Horner 先生並沒有分析清楚他所用到的關鍵概念——上帝——的意思。

許多時候，我們會避開一些要點，那稱為避重就輕，重要的我們避開。為什麼？譬如我們與人對辯時，有時要離題，要避重就輕去避開它，為什麼？是因為我們發覺對方論點強，自己有弱點，便避開它。為什麼 Horner 先生一直不清楚解釋他所用上帝的概念呢？這概念如此關鍵，為什麼不解釋呢？而只是一直不說，假定已經清楚，避開需要解釋這個問題。如果我們與人對辯的時候，發覺對方講話中有弱點，就不會避開，是嗎？通常是抓着這點，窮追猛打，心裏想：「這次你還不死！」但是，如果發覺對方講話是無懈可擊的時候，於是我們便用一個方法，便是避開他、離題。或者有一個更巧妙的辦法，就是自

已離題，而說對方離題；或是自己避開重要問題，而說對方避開重要的問題。我覺得最重要的問題就是，究竟上帝是什麼意思？我在 opening remark 時已經講過。但到現在，Homer 先生仍沒有說。下一節，他可能不好意思，會說：讓我說成這樣，他怎樣都要交代。「唉！我現在解釋是什麼意思。」譬如我解釋是什麼意思，其實並不表示解釋清楚是什麼意思。很多時候，只是說了幾句話，便叫做已經解釋。我們都知道這種解釋，「你聽我解釋」，然後發出一些聲音，然後就算是已作解釋。

為什麼 Homer 先生要避開這些問題或我所列出來的論點，或我所列出來的論證。如果我要似乎很客氣地，我便不答這問題，但如果你們定要我講心裏話，那我就會說我所說的是無懈可擊。而我所說的，我認為是無懈可擊，是因為我能清楚分辨理性與信仰的分別。但是，Homer 先生又說，不是這樣劃分的，什麼都有信仰。但此時他是把「信仰」這字擴大，擴大到什麼都叫作有信仰。平時我們不是這樣用信仰，faith 這個字。平日我們吃飯，你不需要說：「我對這碗飯有信仰，有 faith，它不會毒死我。」我們不需要這樣。其實這一點我在第一部分所講的已指出來，我們能確定的，需要一定是邏輯的確定，而是概然性較高的，我們根本不需要講信仰。正是因為不確定，我們無法確定，我們才需要講信仰。既然如此，我們怎能證明有神論是較無神論合理？我們根本不能證明。今日我講的到此為止。

多謝各位！

五、信不信由你

韓那 李博士在開始他的結語時，提到因為我最後講話，所以佔了心理上的優勢，這是有可能的，但我需要讓你們知道，李博士當時是有其他辯論次序的選擇，而他選了這個形式。我本身是願意接受三個提議中的任何一個選擇，這個辯論次序並不是強加諸他的。

我多謝李博士在結語中，將他的論證很清楚地說出來，他的辯證就是，神的觀念並不清楚，甚至有矛盾，但稱這為辯證是不公平的，這只不過是一個主張、斷言而言。你們要明白主張與辯證之間的不同。辯證是有論題的，由此而帶到一個結論，而主張、斷言則是說這裏有矛盾，這是錯的，這是不真確的。李博士所能做的，是說基督徒的神的概念不清楚，他並沒有給我們任何的辯證來證明，或給我們一些基督徒的神的概念是不合邏輯和不清楚的可能性。

當他最初陳詞時，我明白到他是完全接納我們一起為到基督徒的神而辯論，所以我假設他是知道的，我亦知道，可能聽眾亦清楚知道，所以沒有需要詳細地談到神。但現在我會稍作解釋。事實上，從某個角度看，我曾經談過了。

請容許我解釋，我能够在最先的六個辯證中，不提神這個字眼，我能够用其他的字。例如，在第二個辯證中，任何事物開始去存在，一定有一個原因使它出現的，而宇宙是有一個開始去存在的，所以宇宙一定有一個原因使之存在。我可以說宇宙有一個原因使它存在，因為這個原因使到大爆炸發生。這原因是無物質的，無時間性，不改變的，永恒的。而這概念與傳統的神之觀念十分相近，以致我們有一個支持傳統的神之觀念很好的辯證。我的辯證使我們得到結論，這個原因是一個設計師，是我們客觀道德的一個基礎，很多屬性由此而引伸出來，但我可稱之為原因，最後說這與傳統基督徒的概念相近，而用之作為支持基督徒之神之辯證。

基督徒的神的概念是甚麼意思呢？我也不肯定證明到甚麼，但我願意處理李博士想要我做的，他已經提及一些屬性了，基督徒的神是無所不能的，無所不知的，祂是聖潔的，即是在祂裏面沒有任何不公義，祂是完全的愛，祂是完全的憐憫，祂是公平的神，我可以列出更多的屬性，這是眾所周知神這概念的屬性，神的屬性是沒有界限的。李博士却沒有給我們甚麼，以證明這是不合邏輯的，神的觀念是不合邏輯的。直至他能給我們辯證，在座中任何人是沒有理由同意他的主張，基督徒的神的概念是不清楚的，是不合理性的。

至於信心和理智，李博士說，當你們吃飯時，不用有信心去相信這碗飯是無毒，我想我們對信心的用法有所不同。你們是沒有絕對把握，你們吃下去的飯是無毒的，你們有某程度上的把握，而我說信心便是連接你們所擁有的證據、真理與現實生活之橋樑，可能性、證據帶到你們這一高點，跟着你們便要踏出信心的一步，去到現實生活中。當然，吃飯只需小小的信心一步。李博士說若事情的可能性很高時，你們不必有信心，若我用這個意思的信心，我們便不必有信心去相信神存在。我的辯論帶大家去到一个很大的可能性，神是存在的，而他說當我們有很大的可能性時，便不必有信心了。

李博士是否成功呢？在開始的時候，我曾提到李博士若要勝出，必須提出其他可供選擇的解釋。但他沒有提出其他解釋，故此也談不到這些解釋是否可行。直至他能提出任何可行解釋，反駁到我的六個辯證，否則這六點仍然是成立的，是六個支持神的存在很好的辯證。你們需要判斷一下李博士所說的。這

是我期望你們做的。

我願意再提一點，李博士提到有關懷疑。因為李博士聲稱這裏有矛盾，但不是指出神的存在是值得懷疑的。當他說到神的概念是有矛盾的，他講出一個正面的論據；換言之，他清楚知道神的概念有何矛盾。所以當他說出這論據時，他有責任去指出很多證明來支持這一論據，但他並沒有任何辯證來支持他的論據，他沒有證明甚麼，斷言並不抵消了我六點辯證，所以神的存在並不值得懷疑。根據我們下午所聽到的，神的存在是極有可能的，甚至是沒有疑問的。按著我們今天所聽到的，沒有人能有根據成爲一個無神論者，或一個不可知論者，一個有理性辨別力的人會總結說，神的確存在。

但你們知道嗎？即使神的存在是值得懷疑的，換句話說，支持和反對神的存在，你們知道嗎？即使是一個均勢，我仍可以說，相信神的存在是更理智的。因為若神不存在，我們只不過是巧合中的意外而已，我們突然跳入了一個冷凍凍、毫無人情味的宇宙中，生存了幾十年後，我們便個別地、集體地一起消失了。若這是真的，生命有何價值、意義和目的呢？正如我先前辯證，怎會有對錯呢？但你們看到嗎？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價值、意義、目的、對錯等等，才能生存下去。沒有了價值、意義、目的和尊嚴，有神論者、無神論者、不可知論者和任何一個人是沒法生存下去的，所以無神論者需要從有神論者的世界觀中，借取價值、意義、目的和對錯來過每一天的生活，因為我們不可以沒有意義目的來生存。而聖經中的神却能夠給予我們在生命中價值、意義和目的之基礎，因為我們是神基於愛，在愛中所創造的，使我們與祂有一個愛的關係，所以生命才有價值、意義和目的。

所以，即使支持和反對神的存在之證據是一個均勢，但我相信這不是一個均勢，今天亦明顯地指出了，而我們採納一個能供應在生命中所要的價值、意義和目的之世界觀，較之採納一個沒有價值、意義和目的之世界觀，是更有理智的。

多謝大家！

★學園傳道會是一個國際性的基督教徒機構，於一九五一年創立，目標是希望每一個入都有機會認識耶穌基督及在信仰上成長，現分佈於全球一百五十個國家及地區。香港學園傳道會則於一九七二年成立，工作對象包括大專學生、中學生、專業人士及教徒。

舒蕪自談《四皓新咏》

雪野

「四人幫」覆滅後，《四皓新咏》曾流傳一時，初時不知道作者，後來才肯定是舒蕪。他的《天問樓詩》【請參閱本期八十八至九十一頁的《八碧室樓上問舒蕪》，編者按】中卻沒有收進這四首詩。

並不是作者悔其舊作。這從他爲《新咏》新寫的跋文中可以看出。

右舊作四皓新咏。時四害初除，羣情激憤，某大學四教授當四害橫行之時，不無曲阿之跡，爲清議不容，目爲四皓，爰撫拾傳聞，共抒憤懣，一時南北傳寫，敵愾同仇。倏忽遂已十年，所咏四君，其一已歸道山，存者皆有建樹，爲世所許，且事情大白，當時傳聞出入輕重之誤，或又未免。然放翁詩云：「萬事不如公論久，諸賢莫與寸心違。」竊本斯義，過而存之，他日詩亡而後春秋作，是所願也。

四皓依次是馮友蘭、魏建功、周一良和林庚。「已歸道山」的是魏建功。

關於馮友蘭，在抗戰期間寫過「貞元三書」，算是向當朝獻的策。江青專權，他奉召侍講筵於西宮。當時張春橋有一句名言：「百家爭鳴，最後要聽江青同志的。」馮友蘭於是主張改百家爭鳴爲「百鳥朝鳳」，也就是聽江青之意。

關於魏建功，早年曾受過魯迅批評。詩人是指當時的首詩人愛羅先珂。據說江青要魏建功去講過楚辭。

關於周一良，曾以影射史學批孔實批周（恩來），謗書鑒論，是說他掌管過「四人幫」寫作班子梁效的文件櫃鎖鑰。武周指則天武后。

關於林庚，傳說江青的那首「江上有奇峯，藏在雲霧中，平時不得見，偶爾露崢嶸」的詩，是經過他潤色的，但據說不確。他曾有詩集《北平情歌》。又曾有詩，其實是李義山詩篇的白話譯文，但却作爲己作發表。在評法批儒的日子裏，他也曾把李義山說成是法家。